



西齋話記



蔡州

祖

無擇

擇之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  
不知其甲子耆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  
容貌常若五十歲人去邑城十數里有  
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懈凡春秋田  
率各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倍  
熟凶年亦獨有收而多辟穀歲取所得

西齋言  
常募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饘粥之費以充傭直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久之又遷一處凡不數四即並盡矣來歲復如之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有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乃遷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見矣大中祥符初今太府少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

城隱者託以達信堅爲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蔡卿盡禮迎佇略無留意咨以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承閒訪以黃冶之事笑而不荅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遺之悉無所受旣歸故居語其鄰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期迴日

幸自各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于今  
莫知所適耳

太平興國中相國清河張公齊賢為江南轉

運副使河內向公敏中通判吉州有水

軍小校彭仲玄者善表許之術言二人  
皆當位極人臣富貴而復壽考張先升  
而不久其位向次得而最耐後向比之  
張官較一資壽少一歲既而二公果相

繼登庸張終于司空致仕年七十三向  
以左揆終于相位年七十二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然後文  
采煥然今則不然矣未知何以言之

翰林李學士宗諤休澣與子弟家讌有太常

丞劉仲宣是日預會酒酣因探題聯句

或徵故事為令以俗語捉對李氏諸子  
中昭述者時年十數歲飲酒先醅顏而

劉丞思苦抽軋每徵改頗有難色偶顧  
昭述欣然得句云三杯酒後眼睛赤述  
應聲荅曰一度令來唇口青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  
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叙感遇俯伏流  
涕且曰願子子孫孫盡忠盡孝

太祖曰但盡我一世盡爾一世子孫亦  
非爾所可及也

予姑程氏孀居誓志携其孤幼來依 先大

夫淳化中 先大夫任通判河南府姑

嘗染疾沈劇久之方愈忽夢有力士十  
數持符扣門追攝甚急將行十許里至  
一大城入府署中見一尊官據按決事  
左右侍從甚嚴肅尊官云此人且去命  
授與白絲一結今日數一莖數盡即來  
至咸平三年 先大夫棄養予奉姑氏

寓居蔡下是歲姑復夢向之力士追攝  
泊往見尊官復遣放還一與前無異而  
再以絲授之其大一箸許纔踰月而姑  
淪逝

祥符乙卯年馬亮侍郎知荆南罷赴闕語朝  
士云在任日一日午際有一道流詣郡  
著求相見閤者以視事方退請謁非時  
固留少頃以須府公再出道流曰故知

潭州劉師道學士薦某求見馬侯劉已  
為衡山北門侍郎矣今日禮上某適赴  
會退而來此閤者方驚訝其言忽失其  
所在

三司林侍郎特言咸平中為殿中丞判戶部

勾院奉命京兆府與府公張侍郎詠時

刑部同定鹽法張延於解舍忽一日絕早  
相過云夜來夢一大寮經由召書吏修

刺通謁書吏未至亟自染翰洎畢視之  
乃誤結銜為禮部尚書凡三易之而皆  
復然莫知何祥也後十三載張竟終於  
大儀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曹若虛者  
善鑿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  
人遇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  
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

至熟視之且止其哭泣引鍼鍼之即時

而蘇良久乃能語云始都若夢遇故夫

相隨出郭外

故夫姓名宋

遠歷郊野橋梁

復入叢林草莽輾轉不相捨俄而故夫

為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

忽若夢覺爾郡人競訪若虛詢之若虛

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

即今尚藥奉御姚可久之師耳

予先人敝廬占數蔡下郡人有與家兄遊者  
忽夢有人自京師至言科場事其人問  
祖家二秀才士安及第否荅曰已成事  
又問三秀才士龍及第否曰滯他不得  
其人曰滯他不得是何言荅曰先食祿  
時天禧二年也來春二兄長果策名而  
適拘選限三兄長不利而歸都不測前  
夢何謂矣秋九月予自小諫遷中諫長

冬 天子有方望之事得以三兄長之  
名上奏恩補右職即時受俸乃思已成  
事滯不得先食祿之言不差矣

太尉文貞王公左揆文簡向公並久在相位  
以疾以年累乞罷退上悉堅不允前後  
抗章非一至遣中使傳宣閣門通進司  
不得受二公表狀君臣終始恩顧近世  
罕及也



西齋言記  
內殿承制鄧雅前後將命四方自題姓名云  
登邑誰不言安牙在左邊郵亭旣置往  
往有之

戶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性談諧累居計  
省同列多罹其善謔戶部判官上官佖  
因戲曰石君石君何人奉奈口何石應  
聲曰下官口何干上官佖事又初為禮  
部郎中謁謝時執時執戲之曰今為正

郎莫須不同自前也石曰某雖塵忝豈  
可改常況告勅之內並明言之時執因  
問告勅內何言也石曰可授尚書禮部  
郎中餘如故

孟氏在蜀末年因除夜自書桃版云新年納  
餘慶嘉節號長春是歲果王師受降以  
呂餘慶知成都長春即  
太祖誕節之名也

內臣張繼能頗知書嘗揔戎兵於靈州屬戎  
寇圍城經歲不解繼能作詩云夜聞塞  
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韻哀不是感恩  
心似鐵何人肯向此中來

金陵瞽者王光贊聞人言音知其貴賤休咎  
號為王聽聲太平興國中先大夫為

贊善知句容縣時故參政蘇公

易簡初

命將作監丞倅府事光贊言蘇公甚

貴若年過四十即爵位不可涯也至道

中先大夫為尚書外郎通判淮陽蘇

公以春官貳卿自鄧移陳方年三十九  
強盛無疾晨接賓僚方退踣於廳事之  
後俄頃不救時十二月矣前去四十不  
累旬也因思光贊之言一何神耶然聞  
其爾後言事則稍稍矣

執金曹翰自方鎮黜居環列嘗為言懷詩有

曾因國難頒金甲耻為家貧賣寶刀之  
句頗為時人所許

廉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

館錢已同知樞密院每見而歎曰王二

他日窮極富貴世無與比翰林學士李

宗譯新登第大有聲望皆謂可繼其先

相國之躅錢公云李王文行何官不作

而恐不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為工部侍

郎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堂

誥錢云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

梁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年四十

九惟趙參預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

廬山遠師結社之所東林寺有池極大每歲

芙蓉盛開之際而今之郡人洎鄰境士

庶以八月一日為期競集于太平興國

觀捨施甚多號為蓮華會而都不露二

林矣主事僧但自以常住飯兩寺緇褐  
為遠師作忌日齋爾

大豹武惠曹公

彬

盛德殊勲冠於當世而謙

退謹靜稟之天資嘗因候對處於內殿

幕次導從悉屏於他處蓋畏人知也俄

有使臣數人率銜命外方未嘗識公者

因褰簾而入一揖而坐各恣談笑久之

目公曰賢甚處得替來公不得已曰青

州得替又曰合入遠近差遣公曰遠近

即未知復曰彼此班行何消藏機應是

已有好勾當處又曰果然是果然是乃

問職位公曰某即樞密使曹彬也聞之

並狼狽奔迸而去曹公未嘗形於言而

京師尋悉知之蓋其中自有以語人者

屯田胡貲外寂言四十年前有供奉官楊

其忘

名乃節帥楊義

所謂楊瘞子殿前也

之弟為湘潭

西齋語  
巡檢年甚少因至衡山乘馬入司天帝  
祠庭又於諸殿焚香不甚恭肅及出門  
墜馬而卒後有夜見被甲持戈步遶繚  
垣稱為巡山使者今之祭醮衡山者皆  
設巡山使者位即其人也

真宗好文嚮學孜孜不倦祥符天禧之際宸  
章睿藻宣示臣下者不間於三五日自  
宰執至貼職於三館者皆得預賡載刑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梅詢出為陝西轉  
運使奉辭之日面奏乞遇有聖製欲令  
勾當三館中使劉崇超錄本附遞至治  
所庶得和進恩旨從之

祠部江嗣宗郎中為夔州路轉運使奉詔討  
谿蠻平之獲先被掠生口千餘人有谷  
伴舅者江陵松滋人也始年十歲為蠻  
人所驅入山洞間見本邑鄰居夫婦抱

一子纔周歲爾亦在劫中以其夫婦潛謀遁歸並殞於白刃之下而棄其嬰兒伴舅即收之而行得在一田斬斫家蓋其宮號充給使伴舅養視其嬰兒甚至日食以山果或火食之稍甘脆者出則以布祿負之田氏亦憐之而不害也凡四歲而挈之以歸得各還其家噫童子而知為仁義也

參政趙侍郎

安仁

言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陳充淳化中嘗染疾一日恍惚若夢中被人召至一府署中云命為山林主者掌世人之先代亡靈久未生者登廳據按僕使吏胥至多簿書委積於階祀充甚駭焉意謂已死矣左右云不妨陽間掌事但不可洩於人爾因問充之先代何人尚在此左右曰並已受生又問妻

西齋語錄  
族何人尚在此亦曰已受生矣因問馬  
家何人尚在此左右曰有叔姪數人未  
得受生充曰何故也荅曰爲證口舌事  
未了馬氏者蓋充之內子前夫之家充  
固不知其家世旣寤亦不敢言之俄而  
疾愈因暇偶與內子言馬家骨肉爲事  
何若荅曰亦皆如常因語其性善惡荅  
曰餘無他但諸子或忿爭即好於星斗

下焚香作呪誓充默然心知乃言口舌  
事驗矣充自爾每月率三兩次如夢寐  
中至冥間涖職積一歲頗厭怠之且慮  
久而不祥乃與親友言之由是不復往  
矣大中祥符初始以疾終

參政又言應舉時素未嘗至中書也而忽夢  
入一公府升堂皇而決事迴顧堂後室  
中有四婦人並坐旣悟思之都莫曉矣

西齋言語 一四  
爾後由翰苑參大政赴本廳上事洗然  
宛同昔歲之夢而凡四娶焉

狀元梁固予之朋執也天禧丁巳歲三月遇  
疾而逝予往吊之有女使如王者卒然  
而偃仆於服舍如中風眩之狀因作靈  
語如玉吳人而言音酷類狀元狀元汶  
上人也且戒家人曰勿用悲啼吾到此  
極快樂已與先內翰相見冥間喜吾至

錫賜甚頻又得第宅莊田器皿鞍馬僕  
從近二百人今為陰山諫議矣汝輩凡  
上食燒錢須呼陰山諫議我方領之或  
遇號哭即言學士恐外人聞之以為笑  
也又予與石中立集賢協議於外將共  
出俸錢以庀喪事如玉又於室中云可  
自貨却馬更家間收什亦可得少許國  
家恩賜足以了得送葬不必更煩祖石



二學士也俄而中使傳宣賻錢百千羊酒等及貨馬自餘家資果能營辦又曰可掃廳安椅子劉筠舍人來矣食頃紫微至又曰後事並託祖學士然正字年小且與撰遺奏懇切陳乞

正字名述狀元之弟亦

合得五貫俸錢且相兼支用因思正字未有料錢若是改轉太祝奉禮厥俸數亦不同表既上朝旨與在京差遣得監

鑄錫務特添支錢伍貫文既擇日小斂家人出釳器數副將置壽木中予以恐人之所覬覦因徹去之家人並不知矣如玉又曰祖學士不欲以銀稜椀楪入棺何不换三兩副素漆器著時俟狀元堂弟名逸會葬未至雖闔棺尚未施釘如玉又曰有一物當面甚為妨礙啓棺視之乃有贈作綵一束橫在面又如玉

素不識書因索茶匣狀元素好事惟起茶器必自扁鑰坐自開點啜一甌訖依前封之命筆題署一與狀元同于今尚在類此之事甚多皆不可測凡三日而愈若酒醒者自云不記矣

海州觀察推官韓炳言嘗為隴州從事會知成州屯田員外郎劉保衡經由召飡不食葷茹因話在郡日有屠者宰一豕既

去毛而舉體有黥俱若人之文身者眾聚觀之中有一鼓刀之士慘然曰此某之兄也死且二歲諦視所刺魚龍之狀宛然及有文字歷歷可驗乃以善價贖而瘞之此家遂罷其業保衡感是而不御肉

相國上谷寇準始平馮公拯唯不為禮部而皆徧歷吏兵戶刑工部尚書參政天水

趙公昌言亦不為禮部而徧歷五部侍

郎相國廣平宋公琪自諫議拜刑部尚

書參知政事不歷丞郎給舍太原王公

欽若自學士左正言拜諫議參知政事

貳卿呂公祐之自右史掌誥拜諫議並

不歷郎中負外中憲趙公安仁自學士

工部負外郎拜諫議參知故事內翰梁

公顯自司諫掌誥拜諫議戶部使中憲

劉公筠自學士兵部負外郎拜諫議副

翰晏公殊自學士戶部負外郎拜左庶

子充職並不歷郎中

僧贊寧者頗有學問近代罕有其比著僧史

言今之車駕前中使乘馬擁抱以繡帕

覆之者俗指為駕頭贊寧乃云其中有

人王經一部蓋不知而妄作也此乃大

朝會時殿中御座爾其形如杌子

予讀高僧傳有杯渡者不知名氏時人莫測之但見以木杯渡水因以目之今其傳因事當指名之可云師或云和尚或以杯渡兩字呼之亦可辨矣而乃十餘處全只稱度似實單名者此為誤矣亦猶今之鄙俗有談開元天寶時事指明皇自稱宗者可絕倒矣

阮都官

中度

言陳詢為太子中允嘗夢人語

之曰爾之官止于此矣既寤甚惡之而不敢泄後遷太常丞方以語其妻翊日染疾而逝

宋尚書白未為貳卿日嘗夢於一水邊見一人立于水南其人隔水輒拜白曰素不與足下相識何故下拜對曰無荅拜某是將來狀元侍郎即將來主文也後累年尚書果為侍郎主文以王世則為狀

元及瓊林宴日視之狀貌乃昔夢中所  
遇人也因問其方來則曰某湖南人矣  
王參政化基未及第時常於齋中晝寢甚美  
忽爲鼠嚙其指覺而遂起良久寢所墻  
倒自是家中不令畜猫懼其殺鼠也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  
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  
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

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乃比鄧通爾  
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大凡用  
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便率爾  
而用之往往有誤矣只如李商隱路逢  
王二十八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  
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  
屬爲諸父善文辭尊重之每爲報書及  
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是宣

西齋語  
帝時人邇者王禹偁作筍詩亦云稚川  
龍過頻回首認得青青數代孫稚川即  
葛洪之字投杖化龍乃費長房爾蓋是  
使葛陂之事此乃不思之由又孫僅傳  
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  
古今且傳說已非刑人蓋當時有胥靡  
修築巖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  
資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刑人

哉

廬山者按山記并郡圖言匡廬山本周武王  
時有匡續隱居此山學道歲久屢徵不  
起仙而上升至王時以其結廬之所  
賜號為匡君靖廬山今山下有匡先生  
廟存焉乃匡廬只是一山也近張景匡  
先生詩序引葛洪所授五嶽真形圖記  
云黃帝署廬山為使者是黃帝時既有

廬山又取張密廬山實錄云因廬水而  
曰廬山也是山本名廬而因續曰匡也  
唐李衛公望匡廬賦序曰望匡廬之二  
山則不指其所出莫得而詳焉

西齋話記







